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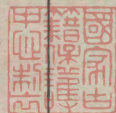
03665

秋水閣墨副文類卷之五下

古郵董光宏君

雜著類

曹居士重刻金剛經跋



竺乾先生之言湏洞轟掣幾使人五內俱爽  
至所稱因果不翅其土苴也顧土苴言之而  
愚俗舍然以靡獷夫悍豎目無白刃而嚴之  
以西方聖人慄慄若被冰雪吾姑借俗之所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舍然者以為俗羈鞅亦安所不可乎故佛氏  
之蝕人蝕其超而上者也非蝕其頰而下者  
也吾儒之不遺餘力以披佛謂其蝕吾超而  
上者也非謂其蝕吾頰而下者也曹居士雅  
好佛家言所捨施經典及大士像甚侈介余  
同年生韓君博徵余以金剛經跋詞余惟此  
經之刻亡慮汗牛矣而刻於曹居士難為居  
士於今日尤難為居士所為也者則必不為

居士所不為也者無寧直以自穀也彼其風  
之行將有所碩化焉夫亦內典之鼓吹籟垣  
之足音矣不佞故不辭而綴數語其末簡

比部移同寅庀分金賑荒引

蓋聞心無偏全一念之薰和即為命脉行無  
纖鉅一事之利濟旋格穹蒼竊見邇者遠近  
饑民就食都下叱離觸目餓殍載塗兼以窮  
冬極寒丐匄無所腊牯就整之狀所不忍見  
呼號顛死之聲所不忍聞凡我仁人諒同隱  
惻頃聞各衙門諸公已有捐貲賑濟昨蒙董  
堂翁老先生慨發德意首捐十金仍命徧傳  
諸司共襄義舉為此敬聞列丈每位請捐分  
金如干當總數呈堂移文五城設法施賑夫  
與不靳多靳於當厄施非為惠要以慊衷此  
日令一夫得活雖縮衣節食在所甘心貧兒  
苟殘喘獲延即秒澤銖膏皆為弘造矧

朝廷已隆施於先臣子所當推廣而堂翁復率先於上吾輩可無祇承此在諸丈必且鼓舞從事踴躍爭先其與檀越龍象黼黻鳧藻者義利固什伯千萬也

贊內醫宋先生像

夫其絢履而垂裾左圖而右書者非宋先生耶夫夫口若不能言而挾俞跖之玄闕身若不勝衣而奪造化之短長世之脩外內之術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三

者德一而已乃君所維持調護母者為子乎子者為母乎效隻而澤雙豈其飲上池之水而視見垣一方君且不矜不伐若遺若忘豈盛德之如愚猶良賈之深藏玄禽嘉樹茶竈藥牀杏林之下可以尚羊彼二豎者甚都侍君久矣得無盜主人之精而亦知病者之膏盲君其弗備恐一日而攫肘後之青囊吾安得取南山銅鑄君頭顱使百年無耄忘也耶

趙睿叔刻稿小引

不佞與睿叔社而文餘十年所睿叔文凡幾  
變至於今而才情雙合神理並融滙為江河  
轟為崧岱觀止矣語有之文窮而後工吾黨  
寧工於窮耶將不必工而亦不必窮也不佞  
與睿叔有同病之憐乃睿叔窮逾以工不佞  
窮逾以拙此又不可知者為語睿叔其無以  
窮愁吳干必飛下玉必剖吾海上精為工者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四

人人振羽往矣

釋子行卷小引

夫世所動稱引釋氏以為難能者則以其稅  
生死割親暱不設為名聲故而儒家言斤斤  
標剝之不置則亦以其稅生死割親暱不設  
為名聲故噫嘻東方有聖人西方亦有聖人  
要以吾食其實彼享其高兩家末流日漸紆  
而宗旨亦日漸悠謬戈矛相尋不翅楚晉何

以故則後之豎儒者峻於防而闇於指也藉  
第令儒而實釋以高釋而高儒以實尼谿雪  
山之間有聽然而笑焉又烏事呶呶者釋某  
戒律甚嚴精內典又嫻於詞雅好為儒家言  
一日持行卷斲不佞書之則皆諸縉紳先生  
與學士所盛寵言其孝行者予覽之適然以  
喜既蹶然而疑謂佛氏自面壁磬源鏡臺窮  
秘刹那之間佛子良夥曾未有以孝聞者而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五

薦紳先生學士所與釋氏往來亦未有以其  
孝稱者而其碩獨闡出其禁本四大所自來  
以脩吾儒所謂孝固其天性不可泯絕倘亦  
吾向所稱脩其高兼採其實也者道在字內  
散一為三函三為一震旦竺乾相去幾萬里  
總之覆載精神往來不妨競爽乃吾儒稍稍  
解脫自逃群喙披之若見鬼物楞嚴以覆甌  
維摩以樊圃玄覺琉璃以供立壁吾笑其峻

於坊而闔於指也大乘真諦無見亦無無見  
無法亦無無法下士俗脩政苦障礙一切剖  
破登彼岸矣然則某者亦安可斥之吾儒之  
外而吾儒亦何必斤斤以自異乎使世尊菩  
薩而聞吾言也當亦以吾為善知識也夫

海昌有延予為塾祭酒者久之邑邑不  
自得即事戲演聯珠

情緣境起感以事生天地不寬偏側孟郊之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六

嘆風塵自老饑寒杜甫之悲白石爛而角聲  
哀綠綺橫而雍門怨長歌可以當哭畸言聊  
以抒情蹇矣時乎傷哉貧也薄遊已倦旅食  
多慙落鴈娥媼不薦長楊之席飛熊驃騎長  
虛細柳之旌猛虎在圈毒龍投鉢空山却掃  
誰來二屨之聲盡日閉門自送八磚之影蛛  
絲奔而當戶鳥跡紛其在庭書慙綠字之囊  
劍泣青萍之匣莎鷄敗砌語傳絕塞霜淒蘆

鴈高原影寄深閨月白當斯之際吾亦何心  
獨立躊躇無語時寸腸縷斷永思假寐不堪  
處清淚暗收頽影憐其鬚眉看鏡憎其面目  
烏鳶割席啁啾相向而啼鼯鼠分居躑躅窺  
鐙而下意嘻士庸詎其無志人不可以無官

祭火神代

夫所為明神赫奕奔走萬姓而尸祝千禩者  
以能為其民捍大災患也而災與患莫憐于  
火維茲土之不造三年于斯矣歲侵不收道  
殫相望疫癘橫興氛沴交作百姓凜然莫必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七

其命而今者歲在己丑火復為災自夏徂冬  
靡有寧日城以內外焦土相聯使吾民蕩析  
此離逃要領於煨燼士臨於俾女哭於巷亦  
有遺芻舊骼飲恨夜臺耄士孤嫠殞軀烈焰  
子弟父兄號慟相吊下府衆怨上干天和此  
豈祝融回祿之不戒耶抑斯土之氓醞孽釀



尤其以速戾於帝而假手於火也夫秦之饑  
不聞告災鄭之火不聞告糴茲土獨兩受其  
殃胛腹救然徒手曲突赤子慄慄如在塹谷  
上天疾威無已太甚祝融回祿者之洩其怒  
而降其罰未有已時若億萬之元元何矣明  
神昭視一方俎豆世世食土之毛而忘其報  
非所以為仁也儼然袞舄以臨而漠無所左  
右非所以為靈也某職在守土惘瘵乃身故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五下

八

敢齋祓洗心九頓首於明神以為百姓請命  
神其默啓真宰陰翼蒼黎禁絕狂火滌除邪  
祲無寧茲土之氓百世利賴之即予守土者  
且不朽不然而災不能禦患不能捍陽九百  
六若罔聞知是神所為絳節雲旂享駿奔而  
備祝者徒以象雄也豈惟民實恫且怨即  
土者不能復事神矣

秋水閣墨副文類卷之六

古鄆董光宏君謨著

祭文類

祭岳丈林翁

於乎我翁之歿何其遽耶翁春秋登六十不為不壽胡以稱遽謂翁之所際未可以歿也翁自先岳母楊夫人見背以來旋邁多閔歷落坎珂無境不拂不肖宏辱在半子行亦惟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一

是家難之故備茹辛荼兩人者心相憐形相吊有無緩急以身共之嘗與翁仰屋而吁或泣淫淫數行下翁復慷慨扼掣謂吾老憊他安足恤誠得孺子有立且壻一日而騰驥者雖死不恨言恂恍猶在耳也近三四年而吾內弟奔走盤跚萬里客京師稍稍足自潤壻亦以昨歲得領薦書過此往者翁庶幾可無所夕之慮矣翁胡為而溘然厚夜耶翁素疆

壯少疾前歲乃病昨歲復甚病形神減者輒  
十之七某頗疑之迨公車之日坐翁之牀握  
翁手而語翁奄奄氣幾不屬某掩慟出門謂  
是必不可藥已而甥輩書來謂翁病良已某  
復喜過望也孰謂甥輩書徒以寬不肖心而  
牀頭握手之語竟成永訣耶痛哉痛哉前乎  
此者境甚厄而翁乃食其全後乎此者境稍  
舒而翁僅窺其緒彼蒼不仁耶抑冥冥之中  
潛有以鑄之不得跳而逃其外耶翁僅一子  
為貧駮而出僅一壻又為名駮而出誠緩須  
臾待子可歸壻可得覲面而翁竟不待也內  
僅一岳母外僅一女孺孺兩人視含襄歛痛  
乎哉痛乎哉不肖尚忍言耶所可慰翁者天  
之報施善人久而後定不于其身則于其子  
孫翁為人敦篤坦夷不設城府可信豚魚可  
格穹昊語有之善人天之心也夫天道豈其

盞之於身而復盞之於後今之坎坷歷落意  
者將厚儲其福而昌厥嗣焉吾觀內弟孝謹  
愿慤一飯不忘其親能甘澹泊觸勞苦它日  
亢宗啓祐廓翁所一生未竟之圖而舒翁所  
數十年鬱邑久抱之志且壻或者得叨一第  
然書而報九京翁即在泉廬猶之乎視息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西萬期須吏須吏萬期興  
言及此達人觀化翁可以無憾于人世矣翁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三  
可以無憾于人世矣敬絮旨酒敬陳椒漿臨  
風一慟佐以夢詞使翁靈而有知也倘亦舍  
然于吾言也夫

祭黃懋忠宮詹先生

噫惟先生識超太上學破鴻濛才稱擅代文  
極宗工蝨弧以麾六合從風在帝左右時推  
鉅公乞身而東年維百半碩人之寬夷猶汗  
漫湖上尊壘簾前詞翰太上與遊名理是玩

方謂純嘏天之所私朝野是注載渴載飢胡  
不百年歟而崦嵫花甲甫周乃為大期師之  
憐才寔惟肝膈意所許可口未嘗釋片語津  
梁單詞羽翮如執左契世不能易某以輜質  
幸廁門墻決迷啓籥示之周行五色沆瀣果  
我柔腸謬許國士域內罕方十餘年來坎壈  
歷落師戒勿疑愈奮以躍幸殿賢書師為大  
噉方期尺寸庶訓曩昔昨歲之秋摳衣及門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四

師已伏枕絨意北轅曾未數舍而聞訃言驚  
定乃哭淚濕秋原古稱石交士重知己文章  
之契骨肉生死曾未報稱師遽已矣一念未  
申拊膺為恥茲要天幸策名清時庶幾藉手  
無負特知敢不砥淬左矩右規夙夜在公以  
訓我私嗚呼吾道百六斯文陽九師身有既  
師名不朽敬陳椒黃敬絮旨酒臨風一奠師  
則知否

祭呂泰興代

於乎先生遂歟而大歸矣彼蒼於先生其有意耶無意耶謂無意也則玄冥之下廣莫之上彼象帝者為治為錘豈其冥頑不靈聃然胚渾奚物而曾史奚物而柳下之季乎謂有意也則數十年呂太興績德澡行躡足古人行誼至少雙矣即亡望俾爾戡穀登大年享純嘏獨柰何蠶則織而解有匡夜宮之側縞帷之間至無復一介血肉之胤稽顙而拜也含之曰瞑乎吁嗟乎悲哉為善者懼矣說者曰天之道時而饒若日月時而汎汎然萍於江湖其日月也片燧寸衰不漏賞罰之綱其汎汎然江湖也鴻修巨慙或逃袞斧之門公盖不幸而遭其泛泛于江湖時也於乎是耶非耶我知之矣古先生有言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夫惟嗇而後可以蚤服取器多天地

之所讐也公救帚一進賢冠兩月棄去天下  
謂其有彭澤之清慷慨施與手散萬金不難  
借軀以振人之急士歸如流水天下謂其有  
信陵之義內行修潔無論賢不肖知其孝友  
長厚天下謂其有萬石之行詞潤金石意授  
軒黃文采足以表見天下謂其有韋孟之才  
公之用物弘矣其所取於世多矣司命者妬  
而孽之竊日夜睥睨而伺焉即不能奪公所  
自有而聽之四庸不能奪公所不得自有而  
靳之一也夫以四博一公計有捧腹而笑耳  
泉臺之側茫茫乎九京之間柴桑老人魏公  
子故漢老臣唐二三能詩者猶彷彿有靈焉  
當必長揖而進公公為問陽城大夫白香山  
居士在否二先生者故昔所謂有行誼文章  
而無子者也當時與二先生同姓而有子者  
何限而今且蕩為冷風至不能舉其名二先

生者猶夫未死者也公及此得無為一粲乎  
余從子某公壻也公卯翌濡沫不後其子一  
旦而棄去余安能無噉噉者獨計公且乘汗  
漫騎箕尾而笑余余又胡以噉噉者為敬絮  
旨酒佐以達者之言公其有靈風肅肅耒矣

又代

古重意氣交稱肺腑嗟今之人此道如土對  
面胡越握手漢楚蜮影夔形紛不可數薄死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七

媚生是今非古我今哭公涕其何從求公之  
行於先民中茂齒賢科碎隱豐隆鸞翮可鍛  
龍性難同一官兩月解綬而東解綬而東是  
惟彭澤閉門賦詩開門待客南榻不懸北樽  
常益白馬盈庭碧鷄傾側典謁司庖隸也不  
力多士如雲日百輩來黃金散盡白髮就灰  
空餘俠骨自老雄才迹歸五柳名散九垓余  
自閩中宰公百里入門望色把臂而喜款款



衷言侃侃碩旨挈膽提肝亦既勞止公惟澹  
臺我惟偃子竭予南去尺素時遺余去復來  
相見江湄海上名山飛舞逶迤引手招公公  
顏不悵三江可渡二豎無知頃余上計公在  
床第聞余適至作勢強起支離鬚髻大笑而  
語浮白醕余憂思一紓余時訝公何悴乃許  
勉驅外膠以全中孩倉皇就道易水金臺曾  
不數月而公訃來床上自投既定乃哀人亦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八

有言神理弗舛公之種德孚于近遠伯道無  
兒惋惻煩懣天其夢耶令人氣短嗚呼誰謂  
萬期誰謂須臾鹿門可傳茂陵有書江州司  
馬相見泉廬誰謂無子而同槩株余歸自燕  
公不可見念我老成心折神眩澗沚之毛臨  
風一奠言念予生有涕如霰

又代

嗚呼大化回薄塊坳推盪閃忽變幻不可名

狀器詎必讐善詎必貶思公遺事志悲心壯  
惟公之材巨瓚大球東南之美博取罄收奮  
跡華胄高步名流鳳起鴻漸邈矣誰儔世拙  
用大小試百里堂上如雲門外如水心眷丘  
壑志薄珪組一官兩月解綬而起歸來乎東  
闔鷄射熊唾罵岑王陵轡向旌八紘馳譽六  
合從風樞衣問道以為登龍尊酒不虛坐客  
常滿逸氣橫空哀聲入管手散萬金為人急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九

緩雅志素心老且弗諼內外淳備孝支溫夷  
聖世高蹈清風里居此邦之人合手菩提五  
湖是長四封所儀昔在信陵慷慨任俠文采  
未揚徒有毛薛五柳先生百禩人傑家徒四  
壁俠節未烈乃今我公溟滓其兄茂實豐苾  
華問碎鏗遂令天下知有先生語溪溪上見  
少微星謂天盖荒謂神蓋夢哲人其萎誰范  
有衆况也無兒誰為祀宋識與不識掩面而

慟其渺茲季弟托公東床公實子之碩誼難  
忘聞訃金臺有涕房皇仰屋而嘆悲心自藏  
千里言歸二豎為難誰謂河廣曾不盈盼江  
蘿薈芷臨風一奠靈爽洋洋明星有爛

祭沈太翁代

大化回薄繽紛無紀數非物勝理為氣使禧  
或沴集吉罔迪止曠為遭之曷知所以吁嗟  
我翁建本實豐道符太上心契鴻濛含真抱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十一

一守谷懷盅無名之璞其真不礪蚤繩家學  
雲路剝羽奮蹟陪京出貳憲府衆皆循墻翁  
獨廣武志有不可浩然解組歸來乎田家有  
象賢游戲翰墨力追古先行成不朽文結大  
年機忘德杜神守天全太史之興如暎方懾  
鐘吕磬隱球刀烏奕人謂沈翁光華未夕身  
留其餘子享其積傷哉太史蚤即崦嵫萬里  
在行中道乃躋晚而哭子西河所悲維藐諸

孤髮覆在頰庶幾我翁以為卯翌曾未及禫  
而翁告陟喬梓繼摧庚婺逋蝕三殯在惟行  
道所惻人亦有言得全全昌在窪必盈在翕  
必張胡獨于翁取而不償神理懍惚報施靡  
常豈無罷民舞械馮勇人共指鬻天碩幸寵  
吉祥福澤黃髮彌鞏以此方翁使我心慄其  
以弱息朱陳是依崧少仰德日月瞻暉前炬  
後蟪我裳子衣降割之酷孺子疇歸昔在都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七

門一哭太史再哭我翁有淚若汜薄言椒漿  
佐以蘩芷吾雖慟翁翁不聞矣

祭薛封君

代

大海之東風氣是始句餘受之旁薄不已是  
生我翁孕精苞美高山大川神靈所址惟黃  
門公乘會而起為國耳目為時礪砥朝憑玉  
笈暮拱星河掖門禁籟春容珮珂提仁趾義  
抗直守和苾問赫煜懋寔碗峨帝曰庶幾是

能不波方注在之國棟則俄爰有曠恩疏榮  
所出象服藻裳副以尺一謂翁胡者純嘏迪  
吉胡不須史歛其颺颺被綸之期易簣之日  
舞為擗桶驩成咻咻人亦有言萬期須史何  
流弗東何日弗岵造物于翁施亦良劬在庭  
國朗在朝國瑜雄此東海泱泱之颺百祿是  
總繁祉所俱乘化而返舍于廣莫六氣為糧  
九陽代燭翁既于身不既于穀後之聿興如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十一

日方昱鍾鼎旂常豐隆苾馥夜臺之旁光被  
宰木某辱吏茲土景止老成庶幾周旋以式  
典刑聞翁厭世亞焉失聲故絮旨酒薦以椒  
蘅白曰何速希馭駛征翁靈不昧肅肅其英

祭侄壽郎文

嗚呼吾侄何遽棄我而去耶吾與爾父實惟  
同乳吾十有四而爾父不幸早歿頃之爾母  
又歿頃之爾祖爾祖母又歿吾與爾笄笄在

疾形影相吊分雖舛侄情猶弟兄謂庶幾左  
提右挈而無父而有父吾無弟而有弟也乃  
今遽至是耶痛哉侄素強壯疾病罕有頃者  
病忽在腹胄間猶謂藥石調餌旦暮可無恙  
也乃卒以肉腩筋惕醫家所忌俄而飲食不  
前俄而肉消俄而骨立元神枯潰溘然而遽  
至是乎吾兄天吾侄又天數之所鍾殆不可  
知寡妻弱子何所終薄痛矣痛矣侄雖幼失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三

怙恃而天性篤孝常念父母喪在淺土怒焉  
悲傷吾謂第無憂或者而舛要天之靈得尺  
寸而表監者必不使而父而母委骨於荆棘  
之傍孰謂爾竟不待也吾以窮困日糊其口  
于四方出者為徒居者為守則亦惟吾侄是  
賴柰何又奪汝以去乎吾何以生為吾自奔  
走以來心力俱弊年未四十而髮甚短視甚  
茫有生之感何日無之今秋復不利於有司

牢騷邑鬱之中而吾侄復有此變今者吾自  
妻子而外舉目蕭然傷乎傷乎痛乎痛乎吾  
無復有人世之樂矣吾入春以來夢左手為  
折白骨齒齒吾甚憂之不謂爾之妖夢是踐  
也雖然人孰無死或死於數十年之前或死  
於數十年之後死等耳侄雖不幸夭折而猶  
幸一介血胤之有傳吾雖不才或者天不我  
棄庶幾一日而齒於人凡心力之可殫者無  
敢不竭必不使而父而母之骨終在淺土必  
不使而妻而子零丁而失所依此則而妹一  
念之誠幽明可監而吾侄所可少慰於九京  
者也哀哉尚饗

祭錢太夫人代

於乎太夫人其遂長逝耶太夫人春秋踰七  
望八不可謂不壽長公成進士為二千石煌  
煌帝綸魚軒翟芾不可謂不榮偕封公並躋

艾境婚嫁既畢子若孫王立於庭起居甘醴者復二十年不可謂不純嘏夫人亦既厚取之造物矣而其寓虧於盈茹戚於樂者維是昊天疾威長公未有賜環之望於乎奚而降威奚而邁閔奚而覆之莫照奚而籲之莫聞奚陽九百六而不返奚福隣禍始而不孚天耶鬼耶此胡然乎哉長公之得罪天下士大夫寃之是非付之公論休咎付之彼蒼計長公文已暫然於義命之際獨念老慈在堂庶幾一日出而頓首膝下奉一觴稱剩生子所不能須臾忘也太夫人亦固曰吾何恨其他獨不忍老見壯子傳爰書幸

聖明在宥誠得一握手為訣即死不恨亦所

不能須臾忘也而孰謂竟左斯願乎盡哉盡

哉不佞辱在婚姻愉怫一體奔走控籲周旋

外內凡可為長公地者幾以瘖厥心力而竟



不能使長公有太夫人使太夫人有長公也  
於乎造物者亦何讐於長公不佞為長公悲  
又不能不為太夫人悲矣所可憫在天者揆  
倚伏之恒數知禍福之如環念神理之已窮  
異曠蕩之在邇今縣官解密滌煩樂與天下  
更始長公非久且被原書賜歸里閨猶得搏  
顙哭太夫人於墓下而太夫人諸子若孫英  
者國朗秀者國瑜其嗣長公興者如日方暉  
而流方沛太夫人即厚夜乎薄收之身而倍  
餘之後所一二闕者今日偶罹之厄而所十  
百全者異日無爽之天夫亦何憾于人世也  
哉夫亦何憾於人世也哉不佞守官閩海遙  
聞訃音望茲總帷惻然心斷敢陳椒醑佐以  
情至之詞靈來格斯其尚恂恂而然予言也

耶

祭張孝廉代

吁嗟張公才超上乘學叩玄宗泉流翰藻雲  
湧詞鋒五色在手七曜當曾吳越霸氣寔生  
人龍余自閩來宰子百里與子傾蓋握手而  
喜肝膽互投氣誼相矢當其得意不問我爾  
以君之才如呂虔刀賈其餘勇猶斬前茅廼  
三棄甲不改青袍支離擁腫命也寔勞頃余  
南來子已萎敝扁舟送將于河之汭繾綣停  
盃躊躇分袂曾幾何時而子告逝瀚海龍盡  
秋水閣墨副

卷之六

七

燕臺駿空文昌夜晦妖星晝紅意子文章碑  
隱豐隆鬼物善妬真宰是攻子雖小年而有  
不死文在入口名在人耳修文之廬虛以待  
子群真為徒百靈為使於乎何流弗東何草  
弗黃天地籛籒孰辨彭殤顧余心知有涕數  
行敬束絮酒慰子北印



